

经典 科幻故事



K Jing Dian
Ke huan gu shi

[前苏] 别列叶夫 著
云 风 > 编译

水陆两栖人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 + 神奇 + 惊险 + 离奇即将与酷爱科幻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经典科幻故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水陆两栖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译 云凤

原著 别列叶夫〔前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陆两栖人/(前苏)别列叶夫著;云风编写. —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2003.2 修订(科幻故事丛书)

ISBN 7—80088—856—8

I. 水… II. ①别…②云…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
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545 号

丛 书 名: 科幻故事丛书

书 名: 水陆两栖人

编 者: 云 风

责任编辑: 李威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 25

字 数: 105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88—856—8/I · 110

定 价: 238. 00 元(全十册)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在阿根廷，名医萨列瓦托尔在一个男孩身上移植了小鲨鱼的鳃，于是这个男孩成了既能在地面生活、又能栖居海底的两栖人，成为人们传说中的海魔。“水母号”船主左利达多次设计要抓住他，强迫两栖人为他下海采珍珠，但阴谋都没有得逞。两栖人设法逃回医生家里。

两栖人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的古丽爱莱，为她宁愿牺牲自己。两栖人的父亲想索回儿子，状告萨列瓦托尔医生活体解剖的罪名，医生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替监狱长的妻子治好了病，为了报答医生，监狱长把两栖人放出监狱，从此两栖人又回到海里，终身与鱼鸟为伍。

目 录

水陆两栖人

骑海豚的“海魔”	(1)
萨列瓦托尔医生	(18)
水陆两栖人	(32)
一位溺水的年轻姑娘	(46)
从情敌到朋友	(60)
海魔自投罗网	(84)
紧急行动	(98)
新出现的父亲	(118)
天才的疯子	(131)
回归海洋	(140)

骑海豚的“海魔”

这是拉普拉塔海湾一个宁静的夏夜。漆黑的天空上星星神秘地眨着眼睛，没有风，也没有波浪的拍击声，小帆船“水母号”安静地停泊在码头。

阿根廷的一月正是夏季最炎热的日子。“水母号”的甲板上躺着许多半裸的采珠工人，一天的劳累加上烈日暴晒使他们疲惫不堪，睡梦中他们的手脚仍在神经质地抽搐着。不时有人爬起来，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跨过睡着的人，慢慢地走到后桅旁边一个盛淡水的大桶跟前，闭着眼睛美美地喝完一勺水，仿佛喝的是玉液琼浆。

采珠工人饱受口渴的折磨，由于水中的压力太大，干活以前吃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们整天都空着肚子干活，只有到临睡时才能吃东西，而吃的却是咸牛肉。

印第安人巴里塔扎尔坐在一只小木桶上，悠然地吸着一枝粗雪茄。夜里由他值班，他是“水母号”船主彼特罗·左利达的得力助手，桅杆上灯笼的光照到他脸上，这是一张典型的阿拉乌康人的脸，长方形的面孔，颧骨不高，鼻梁端正，生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巴里塔扎尔年轻时是个著名的采珠手，他能够在海底停留一分半到两分钟，这比一般的采珠手时间多一倍。在拉普拉塔海湾沿岸一带，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年纪大了，巴里塔

扎尔放弃了采珠这行危险的职业。他的左脚让鲨鱼咬伤，成了残废，锚链又划伤了他的肋部。他于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了一片小铺子，做珍珠、珊瑚、贝壳和海上珍奇物品的生意。船主们都很赏识他，因为他一眼就能估定每颗珍珠的价值。采珠手们也很尊敬他，他教年轻的采珠手怎样屏住呼吸，怎样击退鲨鱼的袭击，甚至教他们怎样瞒着主人把稀有的珍珠藏起来。

海的诱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在岸上感到无聊的时候，他仍常常去采珍珠。船主们都乐意让他作自己的助手兼顾问。

巴里塔扎尔的眼皮渐渐沉重起来，他在打盹。他的眼睛在睡，耳朵却没睡。即便在他沉睡的时候，两只耳朵仍然醒着，时时提防着危险。

一阵阵珍珠贝腐烂的臭味从岸上飘来。活珠母的壳不容易弄开，须先让它们腐烂。没闻惯的人对这股气味觉得讨厌，巴里塔扎尔闻起来却很舒心。对这个老采珠手来说，这气味是与他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惊心动魄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

雪茄从他的手指间掉下来，头垂在胸前，巴里塔扎尔睡着了。

就在这时，从海洋远处传来一种声音。过了不一会儿，在近一些的地方又响了一次。

巴里塔扎尔睁开了眼睛，仿佛有人在吹号角。紧接着，一个青年人欢快的喊声传了过来：“哦——嗨！”

巴里塔扎尔的头脑顿时清醒过来，他走到船舷边，瞪大眼睛了望远处的海面。海面很平静，什么也没有。他用脚轻轻地推醒了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低声说：“有人在叫喊，

这恐怕是……”

年轻的印第安人跪在甲板上，侧着耳朵朝外倾听，他摇了摇头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突然间，不远的海上传来一声嘹亮的号角声，继而又是欢快的叫喊：“哦——嗨！”

“啊！海魔！”年轻的印第安人吓得瘫倒在甲板上，牙齿禁不住格格地颤抖。

采珠手们都惊醒了。大家你挤我，我挤你地缩在一起，神情紧张地听着。号角声和喊声在远处又响了一次，接着一切都归于宁静。

“海魔！”

“是海魔！”

“太可怕了，快请老板来。”

“我们不能再呆在这儿了。”

老板彼特罗·左利达被人从船舱里叫了上来。显然他还没睡醒，一边搔着毛茸茸的胸膛，一边打着呵欠。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麻布短裤，皮肤晒得黑黝黝的，鬈曲的头发从额上披下来，两道浓眉，毛茸茸的唇髭向上翘起，下唇蓄着一绺和拿破仑三世一样的尖形胡子，手枪套挂在腰间宽皮带上。

他走到采珠手们跟前，蛮横又粗暴地喊道：“出了什么事？”

大家七嘴八舌地讲起来。

巴里塔扎尔作了个手势叫大家安静，然后说道：“我们听到了海魔的声音。”

“做梦吧！”左利达依旧睡眼惺忪。

采珠手们一起嚷起来，“我们都听见了！”

巴里塔扎尔又作了个叫大家安静的手势：

“确实是这样，我也听见了。海魔吹号角还发出‘哦——嗨’的喊叫，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其他采珠手也激动地附和着，要赶紧离开这儿，有的还威胁说，如果明天不起锚，他们就上岸，走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见鬼！”船老板左利达真有点不相信这样的事，他也不愿意相信，岸边的珠母还没有烂透，他不愿意把发着恶臭的珠母搬上船来起锚离开，但他又说服不了这些印第安人。

“真见鬼！好吧，我们天亮的时候起锚。”

左利达回到自己的舱房时已经睡意全无。海魔搞得他心思烦乱，本来这一趟采珠工作进行得挺顺利的，这一下全搅乱了。他点亮灯，抽着雪茄，在舱房里踱来踱去。海魔的传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一带沿海的渔民和居民都提心吊胆，担心碰到这个怪物。

有关海魔的传闻很多，有的说这怪物伤害人，有的说这怪物帮助人。

年老的印第安人说：“这是海神。他一千年从海底出来一次，在人间打抱不平。”

天主教的神父们则说：“这确是海魔，他在人间出现，是因为人们把神圣的天主教会给忘了。”

海魔的传说很快传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星期以来，海魔成了报纸的热门话题。帆船或者渔船沉没了，渔网被弄坏了，或者捕到的鱼失踪了，都说成是被海魔搞的。有的报道却说海魔偷偷把大鱼放进渔船里，甚至有报道说海魔救起了一个溺水的人。

溺水者叙述他被救的经历：他说他在海里，筋疲力竭地

往下沉的时候，海魔从下面托住了他的背，一直推着他游到岸边，等溺水者走上沙滩，海魔转瞬间就消失在海浪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海魔，谁也说不出这神秘怪物的模样。人们把海魔想象成头上长角、蓄山羊胡子，有一双狮子爪和一条鱼尾巴的怪物，或者形容成长着人一样的脚、头上伸出一对尖角的大蛤蟆的样子。

政府官员们起初把这些传闻当作无稽之谈。可是渔民们不敢出海打鱼，城市居民吃不上海鲜，这才引起政府的注意，决心调查这件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方当局命令海岸警备队，出动汽艇和摩托艇，沿海岸搜寻。

警备队在拉普拉塔海湾及其沿岸搜索了两个星期，什么也没有搜到。后来抓了几个印第安人，说他们存心造谣生事，扰乱人心。

政府官员发表公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海魔，所谓海魔纯属一些坏人在造谣，这些人已经被关起来了，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劝渔民不要轻信谣言，马上下海捕鱼。

渔民们又下海了，可是海魔并没有终止开玩笑。就在公报发布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几条离海岸很远的渔船上，渔民听到了羊羔的咩咩叫声。海面上有羊羔的叫声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并且渔民在拉网时又发现网给割破了。

海魔的出现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科学家们毫不延误地对这个不明怪物发表了意见。科学家们坚信，海洋里不会存在着科学上不知道的海怪。但他们又说，如果在研究得还不够的海洋深处出现这种怪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的科学家认为，既使是在深海，出现能像人一样做事的生物也不太可能，他们于是和海上警备队达成了共识，认为这都是胡闹分子的恶作剧。

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不然，他们引证德国著名博物学家孔拉特·盖茨纳的话，说这位博物学家曾记述过海女神、海魔、海和尚和海主教的事。

几个老学究出来说话了：“古代和中世纪学者写的东西有很多是正确的。虽然新科学不承认这些陈旧的学说，但上帝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作为研究学问的人，下结论应该比别人更谨慎。”

争执的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决定派出一支科学考察队。

考察队队员们没能见到海魔，但是他们都得到了许多有关海魔的新资料。考察队在报纸上发表了报告书，并试图对一些现象进行科学解释：

——有几处沙滩上，我们发现了人的狭窄脚印，这些脚印是从海里出来的，又回到海里去了。不过这些脚印有可能是乘小船到岸上来的人，从船里走上来，又回到船里去留下来的。

——渔网上的切口看上去像是被锋利的刀子切的，但也有可能是渔网钩着了锐利的礁石或者沉船的碎铁片而被割破的。

——一条海豚被暴风雨卷到岸上，夜间又被拖回海里。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好像是长着长趾甲，海豚有可能是被某个渔民拉回海里的，至于脚爪的痕迹则可能是人的手指弄成的。

——海面上的羊羔叫声则可能是某个爱开玩笑的人将羊羔偷偷地带到了船上。

科学家们找出了更复杂的原因来解释“海魔”留下的各种痕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海怪不可能作出如此复杂的行

动。

但这些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就在科学家中间，也有人认为这些解释说明不了问题。你想想，如果是某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干的，他怎么可能干了这么多事，干了这么长时间而不被人发现。而且有些事发生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点，而时间间隔却很短，除非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游泳，或者配备了某种特殊的装备。要么开玩笑的家伙就不只一个，而是好几个。

左利达在舱房内来回踱着步，海魔出现确实是让人难以解开的谜。当然他对究竟是海魔、还是海怪、还是海神，还是某个搞恶作剧的人这类问题兴趣不大，最让他担心的是海魔出现直接影响了他的采珍珠。

东方渐渐泛白，一轮红日浮出了海面，金色的阳光从圆舷窗射进来。左利达熄了灯，开始洗脸。

他还没洗完脸，就听见甲板上传来了惊恐的叫喊声。他用手巾简单地擦了擦脸，急忙顺着船梯上了甲板。

采珠工人们站在船舷边，挥动着手，乱糟糟地朝他叫嚷。他顺着手指望去，就见昨晚留在海上的划子都断了绳，夜风把它们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散落的桨也在水面上漂浮着。

左利达命令工人们下海去收集划子，但没有一个人敢下去。左利达又厉声重复了一遍，仍没有一个人动。

“要去你去！”工人们说。

左利达很恼火，伸手去摸枪套。工人们纷纷往后退，挤在桅杆周围。两边仇敌般地对峙着，一场冲突就要发生。这时巴里塔扎尔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行了，我去！我们阿拉乌康人天不怕，地不怕，难道

还怕海魔。鲨鱼没把我吃掉，现在让我拿这把老骨头去堵海魔的嘴。”

他走到船舷边，两臂前伸，一头扎进水里，向最近的划子游去。采珠工人们都走到船舷边，恐惧地注视着巴里塔扎尔。

巴里塔扎尔虽然年纪大了，脚又有毛病，却游得很出色。不一会儿，这个老印第安人便游到了划子跟前，他捞起漂浮的桨，爬进划子。

“绳子是用小刀切断的，”巴里塔扎尔朝船上的人喊，“切得真齐整！刀子像刮脸刀一样锋利。”

有几个采珠工人见没什么危险，也就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海里，去收集划子。

淡蓝色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太阳升得不高，但光线已是热辣辣的了。这时候，小帆船“水母号”已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约20公里的海面上。巴里塔扎尔说这里的珍珠贝多，小帆船在一个小海湾里靠近岩礁的陡岸旁下了锚。

划子分散在海湾内。每只划子上有两个采珠手。一个潜水下去采珠母，另一个站在划子上负责把潜下去的人拉上来。干一会儿后，俩人互相调换工作。

这里的水温暖清澈，海底的石头清晰可见。靠近海岸外，水底长满了千姿百态的珊瑚丛，仿佛一个海底花园。五颜六色的小鱼儿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仿佛逍遥自在的游客一般。

在一只离岸很近的划子上，潜水的采珠手用两腿夹住一块大珊瑚石，很快下到了海底。他弯着腰，开始敏捷地采集珠母，然后把珠母放进系在皮带上的小袋子里。

他的搭档是一个年轻的古隆那族印第安人。年轻的印第

安人手握绳头，弯身探出船舷，瞧着海水。

突然水底的采珠手霍地一下跳起来，挥动双手没命地扯绳子。划子猛一晃，差点没把年轻人拉下水去。年轻的印第安人急忙吊起伙伴，帮他爬上划子。

潜水者瞪着惊恐的眼睛，脸吓成了死灰色，张大嘴巴，艰难地喘着气。

“出了什么事？有鲨鱼吗？”

潜水者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昏倒在船舱里。

年轻的印第安人俯下身，仔细往水里瞧，是什么东西让他吓得魂飞魄散？一看不打紧，他自己也吓了一跳，水里的鱼儿仿佛鸟儿见了鹞鹰，急急忙忙地四处逃窜。忽然从暗礁的拐角后面，冒出一股猩红色的像烟一样的东西，这股烟慢慢向四周扩散，把海水染成了浅红色。接着，一团深灰色的东西出现了。这是一条巨大的鲨鱼。它慢慢转了个身，消失在礁石拐角后面。水中的猩红色定是鲨鱼身上流出的血。究竟出了什么事？年轻的印第安人望了望自己的伙伴，他的伙伴却一动不动地仰卧在船舱里。年轻人急忙拿起桨，把他的伙伴送到“水母号”船上。

潜水者终于苏醒了。船上的采珠手们把他团团围住，急切地问这问那。潜水者仿佛丧失了讲话的能力，光是哼哼唧唧地摇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年轻的印第安人急了，“你这个胆小鬼，是不是把胆吓破了。”

潜水者转动了一下脑袋，然后用暗哑的嗓音说：“我，我看见了……海魔。”

“海魔！什么样？”

“你快说呀！”采珠工人们焦急地催促着。

“我正在采珍珠贝壳，一条大鲨鱼直冲我游来，鲨鱼张开又大又黑的嘴巴，正要把我吃掉。我想，我完蛋了，就在这时，我又看见有个东西游过来了……”

“又一条鲨鱼？”

“不，海魔！”

“海魔有脑袋没有？”

“嗯，好像有，眼睛跟玻璃杯口那么大。”

“有手吗？”

“手像青蛙一样，手指长长的，绿色，有爪子和蹼。他身上像鱼鳞一样发光。”

“他的脚什么样？”

“脚？”潜水者试着回想，“根本没有脚，倒是有一条大尾巴，尾巴末端有两个蛇头。他游到鲨鱼跟前，手里闪了一下，‘唰’的一声，血就从鲨鱼肚里流出来……”

“他让你害怕吗？”

“当然！虽然他救了我的命，但他比鲨鱼还让我害怕。”

“你能肯定是海魔？”

“肯定！”

“不是海魔，他是搭救穷人的海神！”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纠正了他的说法。

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海湾里的每一只划子。采珠手们连忙回到“水母号”，把划子都搬上了船。

大家围住那个被海魔救了命的潜水者，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脱险经历。每讲一次，故事里就多出一些新的细节。有人问海魔有没有牙齿，他就说海魔的牙齿又尖又长，有手指头那么长；有人问海魔的耳朵，他说当然有，海魔的耳朵还会动；又有人问海魔的鼻孔，他说海魔的鼻孔能喷

火；海魔在杀鲨鱼的时候，喷出两道殷红的火焰，吓得鲨鱼直往后退。

左利达戴一顶宽沿草帽，光着上身，穿一条白色短裤，赤脚穿皮鞋，在人群周围踱来踱去，仔细听着人们的谈话。

潜水者愈讲愈津津有味，左利达总觉得这是被鲨鱼吓昏所产生的幻觉，但又不能说完全是幻觉。鲨鱼的肚子确实被剖开了，海湾里的水不是变红了吗？这个印第安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信口开河，可这里面又多少有一些像是真的。鲨鱼的肚子是被谁剖开的呢？

当左利达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的时候，猛地悬崖背后响起一声嘹亮的号角声。仿佛晴空响起一声霹雳，“水母号”全体船员都给惊呆了。谈话声嘎然而止，大家的脸色都唰地变得惨白。号角声是从悬崖那边传来的，大家都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那儿。

离悬崖不远的海面上，有一群海豚在那里嬉戏，其中有条海豚离开海豚群，大声打了个响鼻，仿佛是对号角的应答。它迅速地游向悬崖，隐没在岩石背后。

过了不一会儿，采珠工人们突然看见海豚从悬崖后面出来了，一个怪物骑马似地跨在海豚脊背上。

这个怪物大概就是潜水者所见到的“海魔”。这怪物有着人一样的身体，脸上确实可以看到一双玻璃杯口大的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的皮肤发出蓝幽幽的银光，而手也正像潜水者所说的，像青蛙的前腿，深绿色的，手指长长的，指间有蹼。却不见鼻孔喷火，也不见有两个蛇头的长尾巴。这怪物拿着一个长海螺，它朝天吹了一下海螺，快活地发出人的笑声。接着它用手轻轻拍了拍海豚光滑的脊背，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大声叫道：“尼迪，快向前游！”

海豚像一匹骏马似的，飞驰向前。

采珠工人们禁不住尖叫起来。

骑在海豚背上的怪物扭过头来。它看见了人，迅速像壁虎似地从海豚身上滑下来，躲在海豚身后。它用一只绿手在海豚的脊背上拍了拍，听话的海豚就和这怪物一起隐入海洋之中了。

这次奇异的遭遇从头到尾没超过一分钟，所有在场的人都惊愕得好半天不能恢复神志。

采珠手们在甲板上疯狂地跑来跑去，叫苦不迭。印第安人一起跪在了甲板上，祈求海王饶恕他们，黑人们吓得躲进船舱里，生怕海魔来把他们抓去。有个年轻的墨西哥人爬到了主桅顶端，大叫上帝保佑。

继续采珍珠是绝不可能的事了。左利达和巴里塔扎尔好不容易才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水母号”迅速起锚，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去。

“真他妈怪了！”左利达回到舱房，一面用温水淋头，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海魔居然能讲纯正的西班牙语！”

是妖术？还是神经错乱？总不可能全体船员都一下子神经错乱了吧！大家都看见了海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左利达走到舷窗跟前，他想吹吹风，让头脑清醒一些。但心情依旧平静不下来。这个奇怪的生物能像人一样行动，而且具有人的智慧和能力，它还会讲西班牙语。那就是说，是可以和它讲道理的。

左利达忽然有一种冲动，假如……假如能捕获它，驯养它，可不可以叫它采珍珠呢？

这个能生活在水里的怪物，恐怕比 100 个采珠手都要强。如果真能这样，他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他个几十